



亞姆波里斯基著

考驗的道路

劉頤燕譯

考驗的道路

亞姆波里斯基著

劉頌燕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БОРИС ЯМПОЛЬСКИЙ

ДОРОГА

ИСПЫТАНИЙ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5.

內 容 說 明

这本书描述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个大学生投笔从戎，在参加保衛基輔的撤守战中亲身經受的艰苦历程。作者以他对生活的敏銳的观察力，运用了抒情的笔触，描繪了这个大学生在参加基輔撤守战七十一天过程中的种种遭遇以及所观察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和内心感受；并通过回忆和随笔的方式，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抵抗侵略者的过程中对祖国山河的無限依恋、对殘酷敌人的無比憎恨，以及身在德寇包围圈中不屈不撓誓死要返回祖国怀抱的堅韌意志。这部作品还具有一种独特的風格，就是着重写情和写景，又从情和景的渲染中烘托出不同人物的形象和内心感受，引导讀者走向作者所欲表达的意境之中。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 793 字数 127,000 开本 850×1163 耗 1/32 印張 9 $\frac{3}{4}$ 插頁 2

1957年7月北京第1版 195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 册

定价(6) 1.00 元

每年六月底，总有一个晚上，莫斯科各胡同的学校楼房的窗戶里通宵灯光輝煌，不断地傳出华尔茲的乐声。这是新的一代在跟母校告別

深夜，穿白色晚会服的姑娘們和青年小伙子們全来到大街上。他們要走过整个莫斯科。

街灯已經熄灭，但夜是明亮的。一片柔和晶瑩，直印入人們心坎里的光芒从天空泻下来，使你覺得朝霞立刻就要降临；盛开的野櫻和珊瑚色的苹果树也在閃耀着光彩，当一陣微風掀起时，柔軟的白色花瓣紛紛洒落在年輕人的头上和肩上，閃閃地放着光。

無論他們来自哪个地方——有的来自莫斯科河对岸，穿过卡明納桥，有的从列宁格勒公路或从阿別尔曼諾斯克閘口經過了达甘加，也有人沿着莫斯科河走来——他們都到了紅場上。

他們在這兒等待日出。

我是在另一个时期从学校里畢業的，并且那还不是十年制而是七年制的学校。那时候沒有第聶伯建筑工程，沒有土西鐵路，也沒有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考試一完畢，我們立刻就赶到少年職業介紹所去登記。我們在一个小小的窗口旁呆立了半天。那些簡單的名詞：“鉗工”、“安裝技工”和“測量員”，听上去就像“海底八万里”^①那样具有魔力。也許是因为要补偿自己沒

^① 法国作家儒尔·維恩(1828—1905)著的科学幻想小說。他的著名科学幻想小說还有“月球历险記”等。

有享受过的快乐，我很喜欢在这天晚上到紅場上去。

一九五×年某一个这样的夜晚，陵墓旁边的观礼台上，坐着一群年輕人。他們是同自己的老师一起到这兒来的。老师是个三十二三岁模样的人，有着一張善良、亲切、温和的臉跟一双憂郁深思的大眼睛。他們不出声地坐着。大家在一起就使他們感到舒服。

可是一个男孩打破了这片靜寂。

“阿历克賽·尼古拉耶維奇，”他說道。“請你把一生中最值得紀念的一天給我們講講吧。”

“講講您經受过的最重大的考驗，”他的同学补充說。

“講一講最偉大的爱，”第三个接上去說。

他們把自己的老师圍得更紧了，等待着他們給他們講。

老师朝那明晃晃的夜空望了一眼，輕輕地說：

“正是这样一个晚上，孩子們，战争爆發了……”

孩子們全专心地注視着那双仿佛在塑造着故事的手：优美而敏感的細长手指一会儿好像碰到了什么討厭的东西，倏地縮了回去，一会儿又停住不动，好像要撫摸一下它們所描述的故事。他难得停頓片刻，把落到額上的光澤而柔軟的头髮甩回去，然后温和地微笑一下，又繼續講下去。

天色已經在發亮了，广场和楼房都变成了淡藍色。

忽然有人說道：

“太陽！”

“太陽！……太陽！”周圍的人也喊起来。

穿白衣服的姑娘們全站起身来，睜大了那幸福和滿足的眼睛，凝望着黎明的綠色天空漸漸地泛出了紅色，高樓上，尖塔和圓頂仿佛着了火似的，玫瑰色的霞光傾泻在四周街道藍幽幽的狹胡同里。

这时我强烈地意識到，正因为有了他們的年輕老师剛才講給他們听的那种鮮明、神聖的爱，他們才获得这样的早晨。

我向这位历史教員、得过光荣勳章的英雄阿历克賽·柯尔尼洛夫介紹了自己。

“您能够把一九四一年所遭遇的事情比較詳細地对我講一遍嗎？”我請求他。

“說起来話太长，我还是讓您自己去讀一讀吧。”柯尔尼洛夫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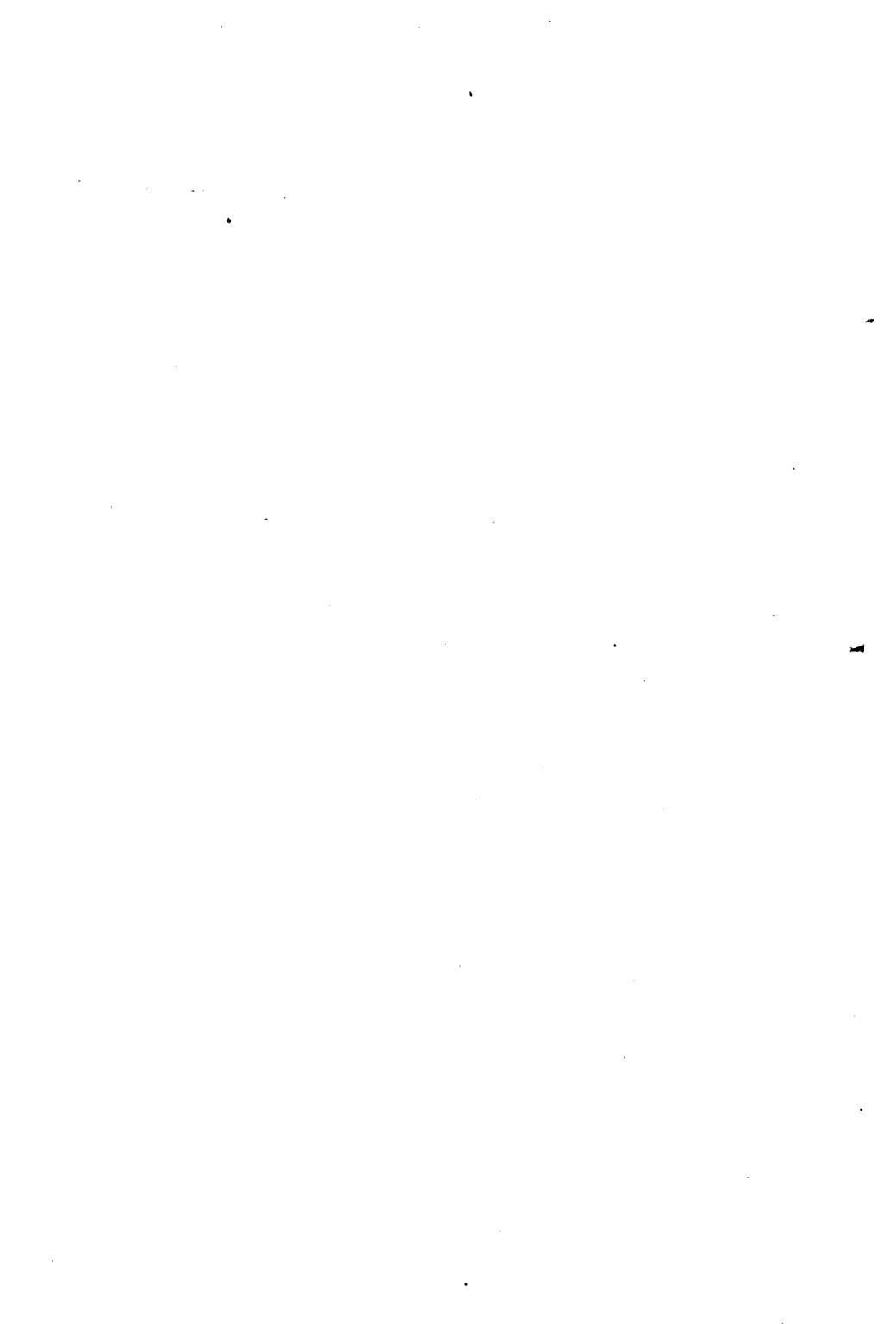
“是回忆录嗎？”

“沒有那么正式，只不过是日記罢了。还在被德国人圍困的日子里，我想如果能够活着，能够脫圍，我一定要把这一切都記下来。”

現在我面前就摆着这部手稿。它們用打字机打在大小不一、甚至顏色也不不同的紙上——从粗糙的灰色包装紙直到光滑的、上面有着德国水紋的透明花紋紙。不知为什么，看上去它們像是一个手指打成的，又好像是由一双不嫺熟的生手，在一架又旧又破、閱世很深和久历战場的軍用打字机上打出来的。字母“H”已經打不出来了，遇到它时全是补上去的手写笔迹。

“我不是在事情剛剛过去以后写的，那时候沒工夫写，直到战争快要結束，当我已經是团的宣傳員时才着手写。后来我重新进大学學習的时候，又补写了一部分。所以这可能不是一篇流暢的故事，好像还有一些脫节的地方。有几处，現在我自己讀起来也觉得未免太幼稚，太热情了。可是那时候我显然就是那个样子。要想修改历史可是不行的哩！”他臉上露出了他那优美、善良、聰明的笑容。

下面就是他的原稿（我只允許自己把它分成章，并在每一章前面加上标题）。



一个人要走一千俄里，他必须想
像着走完这一千里路就会得到某
些很好的东西，必须怀着对天国的
憧憬，才会有前进的力量。

——列·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第一部 最后的一天

1 早晨

还没有任何从城里撤退的征象。一只只巨大的雪茄烟似的空中阻塞气球，仍在基輔防御地区月色皎潔的上空黑越越地显现出来。探音机碩大的鉄耳朵在高地上仔細察听着空中的动静。旁边，高射炮竖起了长长的炮管瞪着天空，仿佛在問：“要射击嗎？”

但是，在我們剛剛到达的这个被圍的城市里，整个气氛中有一种令人說不出的惶惶然和緊張的感觉：軍用电话响得更执拗了，探照灯的光芒在空中格外急遽地奔馳，竭力搜索着在高空什么地方嘯鳴的德軍偵察机，并用光鉗把它鉗住。路上的巡邏队也更不放心地吆喝着：“不要透露亮光！亮光！”

列車停在第聶伯河左岸达尔尼查站上，这里是基輔东面的門戶。

一个沙哑的嗓音不停地从市中心向周圍的防御战綫通电话，詢問着：

“你們別墅里怎么样？悶气嗎？”

于是一个部队的指揮員或者战斗营营长——昨日的机車庫工程师或城郊国营农場的农艺师就回答說悶气的，通常在这种

情況下，他總是要求給茶炊添一些馬鈴薯，意思就是請求送點迫擊炮彈去，如果可能的話，再送一點米，這就是說派步兵去。隨便哪兒都在要求步兵，所不同的只是有的把他們叫做“米”，有的親切地管他們叫“小蜜蜂”，還有人莊嚴地稱他們為“戰地女皇”。

但是一到早晨，一切都改變了，焦慮和不安仿佛也隨着黑暗而消散。

太陽升起來了，陽光投射在基輔比却爾修道院金色的圓頂上，這時空中阻塞氣球開始落下來。

被敵人圍困的基輔又是一夜支持過去了。

已有不止一千個穿着綠色、鼠灰色和黑色軍服，戴着呆笨的鋼盔或有角的船形帽的敵軍，喪生在基輔四周的高地上，喪生在未經收割的、金黃色的黑麥田里、橡樹林里和蘋果園中。好幾百架德國飛機伸着它們那失去效用的雙翼、黃色機頭倒栽着撞毀在基輔的土地上。

敵人密密匝匝地包圍住了城市。在西南方，他們已滲入到電車終點站，只是還沒有侵入市區的街道。

基輔的工人和紅軍并肩在周圍的防綫上戰鬥着。戰士們誓死作戰到底。

“早晨好！”車站的播音機傳出一個精神抖擻、令人振奮的聲音，它滿想再說上幾句使人愉快和滿意的話，但代替它們的却是凶惡的嗚鳴聲和廣播員的聲音：“空襲警報！”

达尔尼查明朗的淡藍色天空中，出現了一群黃蜂般的“米塞舒密特”^①的影子。許多本來看不見的炮管立刻在四周豎了起來。高射炮的怒吼和機關槍忽長忽短的呼嘯聲以及噼噼啪啪的

① 一種德國飛機。

步槍声响成了一片。

一个铁路局的首长，从停在不远的公務車上跑下来，一面奔跑一面解开了槍套，用手槍射击着。

“底艙打开了，底艙打开了！”忽然有人叫喊，只听见在“米塞舒密特”撕破天空的悲鳴声中又加上了一架“福盖·夫尔發”^①的咕嚕咕嚕的埋怨声，它正侧起一只机翼，对着鐵路中心站摄影。

晴朗的藍天；初升的朝陽愉快地照射在結滿苹果和深孔雀石色李子的树木上；步槍和自动槍强有力的和从不間断的咯咯声，一早就在空中清晰地嘯叫，榴霰彈美妙地在天空裂成了一顆顆白色小球，它带来了清脆响亮的啪啪声，仍旧在工作 and 忙碌着的車站發出汽笛的叫声，火車繼續从这里开往四面八方，轉轍手的号角声和乘务員有力的哨子声也鳴叫着，这一切讓人觉得仿佛这是一场規模异常宏大、不受任何危險威胁的游戏。

一架似乎自己起火燃燒的“米塞舒密特”，被火焰拥抱住了，拖曳着一条紅色烟火的长襟，向地面猛冲下来，撞了个粉碎，降落伞在射击者們的呐喊声中張开了，跳下一个德軍飛行員，近旁爆炸的炸彈轟隆隆地响着，一陣爆炸过后，总会有人內行地說：“两百磅的！”——所有这些情景不但沒有破坏，反而还加强了这场兴高采烈的游戏的印象。

可是傳來了一声呼喊：

“機車庫着火啦！”

熾烈的、混合着火焰的濃烟从車庫长长一排石砌的建筑物里冒出来，形成一股巨大的烟柱，遮蔽了早晨的太陽，一会儿就把周圍也蒙住了。

辛辣刺鼻的烟雾中响起了令人胆战心惊的警笛声，一輛輛

① 也是一种德国飞机。

車頂上漆着巨大紅十字的救護車疾馳而過。

担架默默地連接成一長串，躺在上面的人們的臉被燒得焦黑，身上的衣服也撕破了，他們是被壓傷的，腿被壓斷了。

抬過一個德軍飛行員，他的臉由於疼痛和恐懼而歪扭着，這張臉好像從三合板上切下來的，平扁而憔悴，看上去就像是代表着戰爭的面具。

車站的時鐘在槍聲和煙霧中微弱地、怯怯地響着，彷彿在懷疑這會兒它有沒有權利鳴響似的，乘務員的哨子聲聽不見了，機車的汽笛吼叫起來。開動啦！

“工人列車”從達爾尼查向基輔開去。幾個背着重型反坦克槍的戰士待在列車的門廊上。車上擠滿了海軍、空防戰士、穿着國防航空化學建設後援會簇新制服的戰鬥營的戰士，以及前去換班的鐵路人員和家庭主婦。

列車剛一開出鐵路工人區，向第聶伯河沙灘開去，車里就激動地高聲談開了，人們馬上感到一種暴風雨來臨前的越來越緊張的心情。這種心情正在隨着那漸漸迫近的危險而增長。

這是一個明亮而清徹、只在九月初秋的季节里才有的早晨。

第聶伯河閃閃的河水在陽光下平靜地、自由自在地暢流着。列車愉快地和精神飽滿地在轉轍器上吭噠吭噠鳴響。人們談論着冬天的馬鈴薯、孩子們的教科書、遠方寄來的家信，還談到了未婚妻；真叫人不相信世界上竟在進行着戰爭，而這列列車正在開往一個被圍的城市，並且，在這些蔥翠可愛的小山崗後面，就有着俄羅斯人從未遇見過凶殘透頂的敵人。

這時候火車頭毅然地吼叫了一聲，車身在橋上隆隆地響起來，山崗上碧綠的蟠枝樹叢後面立刻響起了砰砰的槍聲，還可以聽見迫擊炮彈掠空而過的令人厭惡的嗡嗡聲，它們都像久已在這兒等待着列車似的。

“是从梅雪洛夫卡那边射来的，”一个腰带上挂着手榴弹的水兵判断道。

“可真像在啄木头啊！”一个满脸雀斑的男孩子说，由于无知，他听到迫击炮弹的咆哮竟感到很高兴。

“喏，他们是在啄它，”水兵望着那艘驶近叶夫盖尼·鲍斯桥的炮艇回答说。

第聶伯河上聚集着浅水军舰、蒸汽拖轮和驳船。第聶伯艦隊和从加霍夫卡以及莫赛尔开来的船只都聚集在基輔附近的河面上，这里的整段第聶伯河仿佛都在地底下流动着。

車輪吭噠吭噠地隆隆着，因此听不见迫击炮弹的爆炸声，但是弹片却像冰雹似地散落在車頂和門廊上。炮艇开炮还击了。列車駛过了桥，已經在一座蒼郁的山麓下行駛，炮艇上的炮还在繼續不停地射击……

“請告訴我，”我对一个上了年紀的民兵說，我覺得他的相貌比其他人和善而且富于同情。

“請說吧，您要我告訴您什么？”他回答。

“請您告訴我，这里的動員集合站在什么地方？”

“哪里还有什么集合站！”他痛心地揮揮手。“到了陣綫上就打。”

“那么陣綫在哪兒呢？”

这时远处又响起了砰砰的炮声。

“喏，那边就是！”民兵指点着山头上爆炸形成的黑云說道。

臉上有雀斑的男孩聚精會神地听着我們談話，接着悄悄地扯了扯我的袖子。他一臉神秘的表情。

“到這兒來！”

“你有什么事？”

他擠了擠眼睛。

“對他們說，你是被動員來的。”

“為什麼？”

“你就說我和你一起被動員來的。你瞧，我已經有了這個！”
他拍一下自己那只裝着防毒面具的袋子。

“你是哪兒的？”

“我是達爾尼查的，”他回答，想了想，又鄭重其事地補充說：
“機車庫的。”

“你爸爸在哪兒？”

“他還會在哪兒？在機車庫里。”

“媽媽呢？”

“走了，”他含糊地揮揮手。

“那你干嗎不走呢？”

“我從列車里溜出來了。”

“為什麼？”

“去打仗呀！”

“你打算上什麼地方去打？”

“敢情你還不知道呀？”他惊奇地瞟了我一眼。

列車奔馳着駛過了菜園，園里的稻草人依然懸在竿子上，接着又駛過一些牆檐上攀繞着野葡萄、屋前小院里盛开着西蕃蓮和紫菀的整齊的小屋子，駛過了豎立着大理石天使和上面滿生青苔的古老木十字架的陵園，駛過了一群群在荒原上無動于中地啃着青草的山羊和用它們那善良的眼光目送着列車的牛群。

遠處山崗上出現了一些被陽光照耀得閃爍發光的峭壁似的房子，它們迎面飛撲過來，跟着又消失到一邊去了。

“你叫什麼名字？”我問男孩子，這會兒他已經不肯離開我了。

“華西利，”他一本正經地回答我。

“你父亲呢？”

他笑了笑。

“也叫华西利。”

“那么你是叫华西利·华西利耶維奇囉？”

“你干脆叫我华夏得了，”他允許道。

列車在疾駛中突然猛烈地晃蕩了一下，关了閘門，最后停下来了。車廂旁跑过一个把自动槍高举在头頂上的少校，他对着敞开的車窗里面喊道：

“抵御敌人的进攻！”

“咱們到战壕里去吧！”“干脆的华夏”說，一面走一面把他那只防毒面具解开。

民兵像豌豆似的一个个从車廂里跳到陽光照着的路基上，向挖在路基旁的战壕奔去。机关槍被拖出来了。从很近的地方傳来了德国鬼子自动步槍單調的呼呼声和“馬克辛”机槍喘急的还击声，然后是手榴彈的爆炸声，接着是一片寂靜。

“害怕嗎？”华夏問道，他蹲着，眼睛發亮，臉上的雀斑像一个个嶄新的銅戈比似的也在發光。“嘿！这下可得勁兒啦！”他一面說一面还啪地打了一下膝蓋。

我們在战壕里等待着。

十分鐘，二十分鐘过去了。一群蒼蠅在秋天的草地上嗡嗡地叫……这样坐在战壕里一点也不覺得害怕。可是这兒就是前綫呵！在那些工厂的烟囱后面有一座小树林，林子里就有敌人。最好現在馬上从战壕里跳出去，挺起身子，高喊着“烏拉”，向那片树林直冲上去，把敌人从那里撵走。然后繼續向前追击他們……

“躺下！”

什么东西在头頂上空嘯地一声震耳欲聾地爆炸开来，撒得

我們滿身是土。

华夏的眼睛慌了神地望着我。

“你怎么啦？”我問他。

“耳朵听不見啦！”他一面嚷一面搖晃着脑袋。

“就会好的！”我說。

他笑了：

“已經好啦！”

后来，从那間不停地响着電話鈴声的护路亭里終於發出了令人愉快的命令：

“開車！”

女人們沒有上車，她們提着柳条包，撩起了衣裙，往山上，朝远处那些房子跑去了。

軍人、民兵和我們全坐上了列車。

“喂，年輕人，你們得等一等！”

我們被他們喊下車來了。

他們一共兩個人，全戴着沾滿油漬的便帽，胳膊上纏着一條巡邏隊的紅色臂章；年輕的一個臉色通紅，胸前十字交叉地挂着兩排機槍彈帶，另一個鬍子已經灰白，是個衰弱的小老头兒，背着一只彈藥袋，里面放着的却好像不是槍彈而是面包干，他們倆都拿着新的來福槍。小老头兒用極度懷疑的目光打量着我的黃皮綁腿，還圍着我轉了一圈兒。

“你在前綫是干什么的？”他声色俱厲地問我。

“你們這是干什么呀，叔叔，我認識他的。”华夏証明道。

“你又是誰呢？”

“什麼又是誰？我？喏，這個叔叔知道我的，”這會兒他可推在我身上了。

小老头兒揪住了他那撮豎起的火紅色的頭髮。